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六研齋筆記卷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彥博

員外郎臣牛勣文覆勛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錄監生臣金 侍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

六研齋筆記

雜家類三

雜說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六研齋筆記四卷二筆四卷三筆四卷明李日華撰日華字君寔嘉興人萬厯己丑進士官至太僕寺少卿工于書畫故是編所記論書畫者十之八詞旨清雋其體皆類題跋益錦褫玉軸流覽既久意與之化故

出筆輒肖之也其他所記襍事亦楚楚有致而每一真跡必備錄其題詠跋語年月姓名尤足以資考証王士禎嘗譏其以韓愈山石詩為白居易陸游作以唐莊宗如夢令詞為李白作以韋應物西澗詩為杜牧作以林逋為與文同李公麟同時以趙秉文為元人皆譏為舛謬其他如以蘇若蘭與渤海高氏並列于能書婦人中不知何據又文徵明詩竹

符調水沙泉活句乃用蘇軾詩語今見東坡
集中而以為吳中諸公遣力往寶雲取泉先
以竹作籌子付山僧為質其事未經人用亦
殊疎漏大抵工于賞鑑而疎于考証人各有
能有不能取其所長可矣是書分三集集各
四卷明史藝文志作十二卷蓋總而言之其
寔即此三集也乾隆四十三年七月恭校上

總纂官

臣紀昀

臣陸錫熊

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六研齋筆記卷一

明 李日華 撰

薛紹彭書法從蘭亭秀整綿密中入譬之道脉則中行之士也而變化雄桀之氣絕少是以不能不遜蘇米觀其監太清宮見二蘇上清詞悅之不自揮翰必求坡公書以入石則其伏膺眉山深矣今世稍窺筆法者必欲論著相排何其淺也

蔣文藻林塘與姚丹丘同隱大雲執師資之禮書畫步

趨丹丘有酷肖者所作叢竹老木尤蒼勁有致人或
以文雅稍怯輕之然亦有樸野真率不失山林氣味
者如野步過田舍留飲題舊作竹石上云吳蠶上簇
桑柘空薔薇花開村逕紅野夫飽食無一事緩步小
橋西復東黃鸝綠陰啼不歇路轉却逢田舍翁殺雞
留飲話疇昔葦箔稍稍來南風江南好景復何有移
山我獨嗤愚公浮生得酒且盡醉莫說楚漢爭英雄
甲子冬十二月四日春波舊居改構落成移居之前一

月搬運大都書畫十之九牀几琴硯奇石古敦彝十之五而他物僅足用亦先君舊器多破裂者不忍棄也趙子昂句云貧尚典衣貪購畫東坡抄一書寄叔黨云吾兒小富貴也蔣文藻據其意作移居詩云辛苦經營此卜居林塘吾亦愛吾廬囊空只為貪收畫兒富當知旋讀書余所貽後人者書畫二事雖未能精麗然亦麤足備玩索矣

吳仲圭為松巖和尚寫竹枝一卷簡淡蕭遠有天成之

趣自題枝枝有參差葉葉無限量不根而自生換却
諸天相至正庚寅梅沙彌奉為松巖和尚助喜雪山
文信題云吳郎平生真不俗千畝琅玕在渠腹有時
寫出與人看葉葉枝枝動寒綠之子愛之如千金袖
中戛戛鳴玉音莫教風雨化龍去明日葛陂何處尋
洪武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寫于凝翠樓古汴趙奕題
云虛心待我不嫌貧齋下從來獨此君風送蕭騷和
雨響月將濃澹向窻分森森碧玉垂蒼葆鬱鬱寒梢

拂翠雲晝靜清陰消溽暑涼生枕簟更殷勤延陵釋
夷簡題云梅花菴裏散花天翠袖佳人色共妍居士
不緣曾示疾此君端解替談禪眉山派自湖州出淇
澳詩從衛國傳回首百年成一夢三生莫問舊情緣
又有湛然靜者釋惠鑑著語云吳仲圭墨竹初學文
湖州運筆雖熟而野氣終不化以仲圭妙境而嘗為
野氣何此衲之橫議若是耶豈呵佛罵祖於藝事場
中亦作無面漢耶再三閱之殊為之不平

沈石田倣董北苑山水濶幅上層作圓巒濃瀋點苔半
如小樹下四五樹平坡一老趺坐手執書卷神韻古
淡晚年得意筆也有題句云滿城風雨重陽句今日
端陽雨滿家把酒且因時節醉湖田無穉亂鳴蛙湖
田無穉亂鳴蛙未見吾生底是涯白首把書聊訓子
生涯如此悔農家端午日雨作葢承前月積陰湖田
浩然一浸強與承恩張先生小酌破時而農計縈懷
殊無樂地酒半乃形詩二絕觀此可知老况甲寅沈

周此幅余十年前得於昭慶寺廊擺攤鋪每一展閱
覺天真爛然詩語直率亦取辦咄嗟者古人以此消
玩歲月何意取妍於後而後人終不能捨此如獅子
糞金正涕唾膿液皆至寶也豈容人銖兩其間耶

文休承嘉靖戊申除夕畫雪林鍾馗贈其友號紹春者
亂槎縱橫雲陰慘澹甚得鬼神幽凜之趣大都本之
叔明而用意則有獨到者其題句云朔風吹沙目欲
眯官柳搖金梅綻蕊終南進士崛然起帶束藍袍靴

露趾手掣硬黃書一紙若曰上帝錫爾祉蝟磔于思
含老齒頤指守門荼與壘肯使妖狐搖九尾爆竹一
聲人盡靡明日春光萬餘里詩既流宕可喜書法亦
爽爽雄快余每值臘盡春回家人治松盆椒栢輒懸
此幅於中堂以助歲時之樂未嘗不感嘆前輩風流
點筆即成佳趣也

山谷老人喜書老宿法語筆力壯健亦如樹古藤纏水
濺石泐居然衲子風格此老豈止於佛法有緣其宿

生當從棒喝中煅煉過來余友曹愚公與延平上人
書行草一卷諦視久之隱隱令人作山谷想意其再
來也法道零落之後此等筆墨便是護世寶鎧因囑
延平善守幸勿以外緣視之

歛友吳伯徵寓余郡北郭門外市聲洶洶伯徵戢影一
室槩几薰爐法書名畫恣其耽味蕭然如不在塵中
也每得一奇蹟輒馳一奚取余評決余年來書畫中
頗有進長得伯徵之助為多曾以一絕留其齋壁云

一室虛閒寄市橋市聲遙聽似春潮庭梅有意撩詩
思橫入低簷尺五梢

乙丑人日雨霽風和簷日可映戲寫一松從幽谷挺幹
飛泉灑其頂浮雲蕩其足頗有空山崛強之態題句
云羣物生生各有材何須機事苦縈懷壑松亦有叅
天勢豈是由人灌溉來意亦微有寓云

劉完菴珣以參藩致政家居葺園寄傲倣唐盧鴻一草
堂圖自為繪冊十幅一曰籠鶯閣詩云誰知軒後閣

宛在水之濱牖外樹交合階前萍即分鳥窺書影靜
魚伺墨波勤豈有山陰帖人言此右軍一曰斜月廊
詩云廊傳踏月久更獲此為奇不在照能徧無妨影
乍欹檻承花始韻簷閣樹微虧何以添幽致恰當弦
上時一曰四嬋娟堂詩云嬋娟何以署到果趣無涯
隙地留移竹曲闌不輟花暫延人意愜久坐客心賒
剥啄無妨靜深山詎有差一曰螺龕詩云竟日雙扉
掩其中草色新石幢門外樹法相壁間尋借渡石微

窄鑿渠雨始深一燈綿晝夜蕭寂了無音一曰玉局
齋詩云戒時非作態入室自悠然作古宛如古可傳
無意傳才情因以勝位置佐之緣方識命名者前身
玉局仙一曰嘯臺詩云空臺超以曠而畝未能盈綴
石僅留意栽花不在名借池崇地勢待月望山情長
嘯豐林下恒思起步兵一曰扶桑亭詩云虛亭立水
面問樹乃稱奇不謂虬龍影能於隙地垂互承欄並
檻交接澗通池長日披襟坐攤書尤所宜一曰衆香

樓詩云花扉深不測危立有層樓遙矚盈庭樹宛然
別一丘坐堪邀月下登或當山遊桂影趨簷際清芬
却想秋一曰繡缺堂麗景旁相映庭空水一灣借廡
通竹逕留石讓松關客遠定須到詩卑必痛刪暗香
浮磧外恍若在深山一曰旃檀室詩云不來深處坐
何以滌吾愁古井汲苔繡石牀吟素秋幽香天際發
奇致室中求僮僕諳清事支扉謝俗儔沈石田先生
系以長句云余亦村居日久矣有時興到來城市

委巷深街行幾何獨聞芳襲此中多因之駐足芬芳
底花木嬋娟闔容止長廊斜月夜生涼孤亭觀日轉
桑起樹下披襟風謾謾池邊礧礧波瀾瀾雖云乍入
城闌來恍疑原在深山裏圖史瑤華玉局中臨池琴
瑟自能工已知丘壑胷中富轉訝愚公無足慕乘風
今日且歸來山中芳草逐時栽莫令獨占香風晚爭
採遊蜂不知返此冊為岳石梁中丞所藏中丞築園
西郭先月亭故址有茂林清池虛亭敞閣以延攬煙

月滌除塵氛蕭然有遠寄也一日邀余作圖不知余
繪事草草點染即倪迂所云聊寫逸氣耳非作圖手
也中丞乃出此相對評閱慨然共嘆前輩為不可及
云

倪雲林耕雲圖卷作喬林三叢八樹直下石壁四堵旁
有洞穴內層遠巒起伏俱有沙脚樹間一田舍舍後
叢竹蕭曠清遠營丘家法也題云芝田耒耜間石廩
吐雲滿渚際荷衣翻巖前蘿帶緩垂露藹輕帷芳池

沃清盥霞餐非腥腐物化自修短空困未足憂服食
滋楨幹癸丑八月訪耕雲高士於西巖因寫耕雲圖
又為之詩十五日倪瓚識宋景濂題云看院留黃鶴
耕雲種紫芝天下書讀盡人間事不知澂江趙覲題
云天風起雲林衆樹動秋色仙人招不來空山倚晴
碧

梁楷寫右軍題扇圖筆力高古所作右軍立枯柳下風
神灑然媼捧扇俛僂以就絕無懊強之色想是得錢

後再來耳

趙松雪書紈扇二十握自擇尤慊意者二握貽訢笑隱
張淵清夫以句調之曰古人當暑遺紈扇最愛千絲
雪色新薄劣王郎閒點污直教老媪也生嗔

大癡老人為孫元琳作時年八十二此幅山作屏障下
多石臺體格俱方以筆腮拖下取刷絲飛白之勢而
以淡墨籠之乃子久稍變荆關法而為之者他人無
是也然亦由石壁峻峭者其稜脉麓壯正可三四筆

取之若稍繁絮即失勢耳今人用以寫斜坡圓巖豈
能得妙

沈石田墨荷一花一葉一房一蕊下連折藕一段先以
墨汁濃淡漬成後以焦筆辨其筋縷孔竅氣象渾化
生意奕然題句云為愛南塘好倩郎種綠荷秋時來
踏藕兼聽踏吳歌此老清真寡慾絕無冶艷之好而
筆端風調如此

石田繪事初得法於父叔於諸家無不爛熳中年以子

久為宗晚乃醉心梅道人酣肆融洽雜梅老真蹟中
有不復能辨者余家九十芳辰一小幀尤極神化謂
梅老分身可也

文衡山先生寒林捎空截雲有從地一湧而出者斷不
可以手追焚香默坐對之如在荒江野岸維舟霜柳
之下而已

吳仲圭將歿命置短碣塚上曰梅花和尚之塔人或恠
之曰此有意久當自驗未幾楊髡毀掘江南諸墳即

林和靖孤山之骨不免發露而仲圭以碣所署疑為
釋流竟免

虞山王叔遠有絕巧能於桃核上雕鐫種種細如毫髮
無不明瞭者一日同陳良卿屠用明顧余春波新第
貽余核舟一長僅八分中作蓬櫓兩面共牕四扇各
有樞可開閣開則內有欄楯船首一老僮腹匡坐左
右各一方几一書卷右几一爐手中仍挾一冊船尾
一人側坐一櫓置蓬上其一旁有茶爐下仍一孔爐

上安茶壺一仍有味有柄所作人眉目衣摺皆具四
牕上每扇二字曰山高月小水落石出船底有欵王
叔遠三字仍具小印章如半粟文云王毅印奇哉余
聞古人有棘端沐猴之技意謂託言弱冠時得見項
子京先生所藏芝麻一粒一面書風調雨順一面書
國泰民安各四字云出南宋宮中異人所獻者當時
驚詫舌橋而不下今見叔遠此技則又遊戲出沒恣
取萬象於一毫而無不如意者奇哉奇哉即負針絕

者擘人髮以成帷工射微者貫虱心而不絕猶將遜
能焉余何幸見是異人得是異物從此印昔木鳶斷
鼻悉非寓詞咸成實詣矣

元楊瑀字元誠為江淞行省掾屬氣豪而有清尚一時
諸公皆與往還晚棲峯泖間植竹千竿自號竹西居
士趙仲穆圖楊廉夫作記元誠自題句云翠玉蕭蕭
在屋東主人歸作竹西翁品題莫作揚州夢好畫雲
間入卷中仲穆詩云籬外涓涓澗水流竹西花草弄

春柔茅簷相對坐終日一鳥不鳴山更幽張伯雨詩
云問訊揚雄宅深居在竹西風林宜月影春日聽鶯
啼東老應同樂南隣憶舊題東風又花草相與及幽
棲馬文壁詩云揚子宅前好修竹因看萬箇碧交加
薰風滿簾吹蒼雪春雨充庖盡玉芽茶臼或聞來北
牖籜龍未許過東家時時彷彿揚州去拄杖尋君又
日斜錢惟善詩曰為竹移家亦苦辛我如東道竹如
賓石頭路滑機鋒峻峴首碑沉感慨新淡月半窓金

弄影清風一徑玉傳神明當拄杖敲門去愛汝草玄
亭上人陶宗儀詩云谿上人家多種竹林西清意屬
詩翁湘靈鼓瑟風來翼鳳鳥銜圖月在東一室蕭閒
淇澳似此君貞節歲寒同何當徑造談玄處靜日敲
茶試小童

文休承題自作畫卷云右溪山無盡小卷乃余辛巳年
所寫行筆布景稍有興致距今乙酉不過五年耳視
之已如隔世豈不可感歎哉昔先待詔年九十猶作

細畫及小楷余於十五年後如此卷者亦復能為之
否漫題以志感觀此知休承此卷寫於七十題於七
十五絕無衰憊之氣父子皆享上壽眉公先生云黃
子久沈石田文徵仲俱高年以有畫中煙雲供養也
余以為煙雲乃畫者全身出沒處唐末郭恕先國初
冷啓敬皆出有入無遊戲造化豈獨壽量過人而已
哉

余僦居角里吳氏第左隣趙駕部青陽右隣沈銓部白

生二君俱有勝韻趙令婺源竭貲造遙香草堂墨遠
駕方程之上已更京口輦上皇朱方石置所居池上
迨解官歸橐無長物沈監稅荊州素號脂膏處矚然
不染止攜滇茶一株植家圃作高齋對之余深慶託
交素心得數晨夕而二君前後化去余亦還春波舊
里暇日追念為之慨然因試趙墨漫書此

山谷題劉元輔畫馬云與物殊絕筆墨易取至於庸庸
殆難為工嘗見寫照者遇嶽顙面數筆生神方頤

圓輔即難措意所以千巖萬壑舊袂可成片石疎林
入思方妙

姚雲東小景好作沙坳水曲孤釣獨吟其濶幅重林遠
汀著四五漁船而已此公壯歲入中臺不及攬轡驂
鸞晚年好道向平之願蚤畢三山五嶽之屐懸而未
試直以逸趣自寫胷中而已未可以文沈作畧槩之
也

昔年於京師見馬麟畫橐如掌片者數十番皆草草麕

筆畧具林丘而老韻溢出正唐人點簇法也馬夏因
一時應詔扇羅^缺帶方寸求奇不得不祖述之耳張
禹玉以衲子海湛小畫卷來求著語余不知海湛何
如人而畫筆實用前法蕭蕭閒澹大非時流所及余
每方為著二十字云蕭蕭不盡風颭颭時聞雨幽窓
吟夢斷獨與寒燈語岡頭露石骨黃葉落已盡樹中
乾蘚皮班班鹿眠印老樹低壓屋清溪冷浸雲不須
鑽故紙落墨自成文萬樹團青影千山鎖綠苔只留

一線白容得野樵來勇退急流中
翩然似孤鶴抖擻
蓑上雪片片梅花落漾舟石壁下
煙樾罨深蘿宿鳥
棲未定驚魚暗翻波

甲子十二月十有七日過項公定出觀書畫卷二十餘
函內有右軍草書十七字硬黃紙驗係唐勾懷素講
外帖百餘字麻黃紙較律公高座等帖豐潤有姿不
盡畫沙屈鐵之法宋道君松枝伯勞御書賜張慙思
陵書毛詩馬和之繪圖山有樞等數十章梅花道人

竹石題句云不可一日無此君纔著數竿清有餘露
葉風梢承硯滴瀟湘一曲在吾廬宋陳簡齋詩卷書
法高朗頎秀似李北海而清栗踰之有句云夢裏不
知涼是雨醒來微濕在荷花殊幽蒨可喜又元僧誠
道原號覺隱寫竹有掀簸之態又一小卷高五寸元
張伯雨國初姚少師各小楷書步韻詩佳甚趙文敏
楷書道德經上卷鄧文原行草家書與妻縣君巖巖
子山行草一絕宋仲溫書急就章極婉麗有則唐伯

虎傲王叔明竹石石高三尺具三轉折而以虛廓取
象竹亦脩脩如有風泛其上餘皆祝枝山姚雲東丈
氏父子襍札豐考功一卷從細楷至狂草急就無不
備仍以玉筋鐘鼎署年月姓名閱之見此老一時酣
適淋漓之趣又出其曾王父墨林公蘭竹松石種種
入妙挂軸倣李河陽二幀石稜峯勢濺瀑懸流與雲
影林光遞為浮動真傑作也此公擁高貲人謂與陶
白方駕不意藝事臻極如此即倪雲林曹雲西且為

斂手豈非靈襟灑脫居塵出塵日作飛天仙人想而
後能之耶墨林子蘭臺君與余同遊膠庠每臺使者
至則請為都講聲訇然滿堂人伏其豪爽無貴介纖
恒之氣已入太學中歲頗娛聲酒嘗招余出歌童相
侑備秦巴荆越之音晚好道兼精八法所著書法雅
言頗排蘇米近習直趨山陰識者避之蘭臺子酉山
君好修篤行終日讀易有得則札記之有讀易堂五
筆皆儒先未發之秘公定即其冢君也與兒亨同研

席不以髦棄余每過從輒示奇蹟相評賞堂中列屏
三皆鬱林佳石要余品署余為各標四言曰雪涯煙
漲曰秋山疊浪曰午峯晴翠皆世罕物

大城縣王茂才名培字因赤其兄名鉉字鼎和來乞書
扇貽黃鼠二鼎和曰鼠生大同宣府地界竊食田禾
而肥土人放鷹逐之鼠輒入坎中不能擒也有獸名
夜猴者狀如鼠而大土人繫以伺鷹既得坎則放夜
猴入坎中立擒出之

昂和又云古北口有榆肉者菌蕈之類大畧如蘑菇而稍大煑熟其大又倍聶切之味如肉或云生樹間或云產石上

陳衛伯弟名堪者從潘運幕來京持畫一小幀云是東坡山水楮既敗爛筆亦麤濁辨其印記乃名金本清者所作而庸妄人飾之耳

乙丑九月三日朝罷之吳仙臺寓中見壁掛盛子昭石家金谷園圖運筆傳采俱妙若是者幾於子昂矣

刑曹許同生先生作鬱岡齋乾元觀記敘廢興之由極
詳核其標閭希言李徹度江文谷李自如李華山舒
道人之跡尤著云觀有丹井抱朴子品與太華玉井
相同又一井在棲真南竹園內名碧玉鏡皆李含光
浴丹處又一池在觀西南二里許石罅涓涓不絕魏
元君破肚浣腸於此因名洗心池旁有活死人墓乃
江文谷培一小阜以祠重陽而居恒趺坐於此者非
墓也文谷之言曰人生未嘗無死形骸有盡人死未

嘗無生精氣常存此乃勘破死生之言絕無支離之惑者皆賴先生文載之可補陶貞白真誥之不及

長安友人一侍兒體態翩翹性喜香遇有薰燎輒傾身覆罩籠上當其捧觴承應令坐客鼻端無不旖旎余名之曰香燕然宋燕肅之曾孫暎仕嶺南括南海珠犀香藥以奉時相人目為香燕

程李白購得倪雲林畫二軸其一春林山影圖贈子英高士大小作七樹內一松松幹一筆取勢如飛白餘

皆參差掩映奇作也上方題者數人止青城山人王
汝玉一絕畧有致詩云舊業雲林小洞天閒花野草
總清妍一從浪跡江湖上贏得人稱似米顛其一秋
林山色圖贈子賢逸人幽居并賦詩留別詩效樂天
體詩云不到幽人宅於今十二年窮秋八九月舟到
爾門前粥飯同晨暮香霏雜茶煙酒飲二三酌詩吟
一兩篇篝燈獨擁被拚櫛向林泉八足蟹螯美四腮
鱸膾鮮磨白作豆乳碓紅收稻田羹萼浮玉脆醉墨

折釵妍我時苦暴下寒熱復相煎為病不舉酒多艱
少佳眠時乘小艇出或與隣僧禪聊為禦寒計豈有
新蠶綿衰繆頗興慨交遊寧汝憐坐牕每兀兀心旃
徒懸懸逾旬鶴骨健逸情禽影翩波月寒歛灩山眉
翠嫵娟弄翰寫詩意孤帆白鷗邊詩法逼真香山楷
筆亦倣楊義和黃素山麓一屋在交樾之下俯睨碎
石灘較常作亦涉異思

生地黃四兩熟地黃四兩天門冬四兩麥門冬四兩當

歸二兩枸杞一兩仙靈脾八兩剉碎絹盛浸大燂酒
內隔湯煮從卯至酉取出埋地下七日夫婦日共飲
五六杯婦人經不准者即准經准即受孕此方刻鄒
南皋仁文書院集驗方中扶銀臺徐光祿俱云往往
得驗因復記而筆之

讀張文潛宛丘集有跋唐太宗自書畫目真蹟太宗雄
武冠世百戰以有天下又孜孜治理身致太平而翰
墨圖史之好與寒士角真天人也

倪光祿禹同傳魚鰾丸方服者健脾厚精而多子且年
壽踰百魚鰾一觔秦歸六兩沙苑蒺藜六兩人參一
兩先將魚鰾曬乾細剪成末諸藥亦為末鍊蜜滴水
不散為度將藥末逐漸和勻衆手速丸稍停即堅凝
不能丸矣丸如桐子空心用鹽湯或酒下八十丸
女几山乃神女杜蘭香上昇處地有遺几故名女几
閔遇五購得唐榻聖教序索余評鑒余勘其筆意纖悉
俱在而楮墨非唐物蓋北宋精本也在今日亦罕寶

矣

大理潘麓泉招飲入小齋見座上有大圓鼎高二尺圍二尺有奇渾厚質素色沉沉然黝綠中間有朱斑麓泉云大谷縣耕者鋤地得之又有一壺亦大二尺圍高一尺有五而色遜於鼎此在南方將標千金而麓泉僅以十二金得之晉中風淳其好奇慕古猶在燕趙後故也

刑曹許同生出一古陶杯大如掌面作半瓜形一鼠攢

之精緻渾朴信非近物色如土不加黜同生云鄙愚
谷曾見之曰此非俗陶乃道者雜丹砂雄黃與諸藥
物搏成故非金非石而與金石同堅試以極熱酒注
之必作雄黃氣驗之良然蓋用之飲以資其靈氣耳
京師報國寺古松二株在佛殿前低枝曲幹偃罩各十
餘步望之如青鳳展翅處其下如山間松棚六月消
夏尤所宜也

宗元幹吾里奇士以醫遊長安所寓必楚潔種樹引流

以自怡見一時貴者競服人胞乃著論排之曰今人
食禽卵而棄其殼以其無滋也胞即人殼奈何貴之
王存思太僕貴陽人云其土多山山之潤澤有光景者
必有透明雄黃雄黃整大塊滿數百觔者中人有浮
沙成團如鷺卵曰雄膽破之有清水盞許急飲之沉
疴俱消壽至二百歲特山民頑獷遇之不謹即散漫
不得飲耳有一人飲之至今猶在健如三十許人自
云百五十餘歲矣

陝西綠葡萄色正黑乾之成腊用四五顆入一盞水中
即成綠色味甘鮮異常彼地亦二錢銀一兩非達官
不得食也

時邦印彭澤人號碧溪幼慕神仙有相者奇之目以碧
眼神仙後師事楓菴和尚受內鍊之旨居恒蕭然偶
蓄王摩詰繪藁一束遂藉以寓意往來江湖所至高
流咸倒屣之年八十四一日忽呼孫誠云我將行矣
純陽祖師在此汝可設香供為禮已澡沐衣冠命孫

畫太極圖於背趺坐脫去嘗於暗中令孫持物試之
無不洞見是其身光所映他人不覺也楓菴亦異人
一日山行語同侶云子姑坐此我有所為俄手攜一
蛇而至同侶詰之云蛇藏石中有聲我遙聞之耳

滕陽驛廳事前古槐之下有石碣高五六尺刻壯觀二
字殊勁挺初以義無所取不甚留意偶飯後散步摩
挲細察之有太白二字蓋青蓮筆也太白與孔巢父
等六人偕隱徂徠山號竹溪六逸詢之正在滕境此

必徂徠物而後人徙至此因命從者覓楮塗榻而歸
展轉玩之謫仙軒渠歷落之概盡見

乙丑十月二十二日自紅心行磨盤山陟降顛頓盡日
始至大柳驛舍為他客所據余與劉馭初僦一民房
頗楚楚華潔堂陳圖畫庭有散植殘菊數株尚有榮
者主人成姓者稽山人以扇索詩余漫應一律云遙
遙千里駐征輪山色滁南興始新隱者結廬偏不遠
征夫停旆得相親盤餐已有尊鱸味圖史能開車馬

塵何用津途問沮溺高樓自有上皇民主人又索劉
詩劉不即授余戲為代乞云大柳今何在孫枝百萬
條捎雲動星斗匝水蘸波濤馬去暮山盡鶯歸春雪
消先生既彭澤詩句幸相招

葉臺山先生尊公桂山翁精相地常言其家山應出宰
輔後以明經薦為九江別駕衙齋堆一小石山為玩
山成而遶麓生紫芝因築室名瑞芝堂時先生年未
弱冠日課讀其中靈奇之氣隨貴者所寓而萃所謂

人傑地靈者耶嗣此衙齋如故而宦居者無佳兆甚
或挂議遭恤而去可知矣或曰山川之精遙相貫注
葉翁所鍾自是家山英秀而芝特以遊寓故顯發之
耳地靈人傑人傑地靈正不容偏主也

因閱藏舟圖客曰藏舟於山藏山於壑夜半有力者負
之而趨此何旨也余曰丹法也舟運動者藏於山至
靜矣山凝靜而實者藏於壑至虛矣至虛至靜豈復
有念移動然有有力者乘夜半負之而趨者機之發

也夜半者不知不覺也是天人合發之旨也顧用世者亦必有所藏藏則運動而有所就古者范蠡先用而後藏一藏遂不可復用諸葛孔明先藏而後用一用遂不可復藏且藏且用可用可藏惟子房耳客會意灑然

懶拙道人不知何許人雙髻赤脚遊楚黃之麻城性懶無營心絕機事人或謂之懶拙因亦自稱為懶拙云彭澤劉進士馭初於萬曆乙卯以孝廉攝麻城教事

遇之城北嶽祠坐卧一斷碑上露頂衲衣不避霜霰
馭初異之就問不荅覺碑石氣煦然蒸濕益異之稍
與親暱每問輒縮其脣吻如吞茹狀意亦象教也而
莫測其旨已一貴介招之為結團瓢而居鑿竇通飲
食或十餘日不食或日食生杭米升餘或食羊豕肉
盡一二觔間坦腹示人按之堅如石臍大如杯繞臍
生豎毛皆左旋人以為類鍾離雲房云漱沐饋盥自
用其便溺亦香潔無穢氣所服衣履經歲月絕無垢

汙馭初一日為具禮堅請乃稍稍授以回陽守氣之
訣請益曰子弟行之如果精進我自當來為汝傾吐
耳坐圜三月始出飄然不知何往後有人遇之於山
西寄聲馭初蓋馭初宦緣未斷此老不輕來就也昔
秦漢之君傾竭萬乘之貲力購之滄波荒徼之外而
不知真仙流裔顧在尋常市里中馭初非有夙植豈
能遇之耶余於白嶽見張邈遇於姑蘇見方蓬頭今
留中又著一懶拙矣

麻城劉鸞珪年百有十歲平生多隱行劉馭初攝教事
曰禮九十杖於朝天子巡岳禮百年賜上尊養牛不
難為之袒割區區郡邑酺飲奈何不以賓席延致而
令多錢傭據上坐乎力請於上官榮鸞珪以章服而
賓之鸞珪頗德馭初授以肘後飛金精法每旦日將
出時向明端坐兩手交握兩肘腕緊縮尾閭令腎氣
由夾脊上升至泥丸中下貫兩目旋轉數四想目有
金光微啓皆見日中金光注射兩光內外相合仍入

兩目從上齧降下腹中至氣穴而住仍稍用意存之
如此不拘遍數久之覺有紅日一規常在胃懷間此
不死之道也鸞珪云人所以生者得陽精耳日為陽
宗常存之安得死鸞珪與馭初別幾十年其人至今
在

雪中展黃越石攜來四仙古像一為鐵拐李坐石上對
懸瀑仰視天際隱隱一鐵拐飛行空中一為海蟾子
哆口蓬髮一蟾玉色者戲踞其頂手執一桃連花葉

鮮活如生背綠竹六莖不見枝梢一為寒山子倚絕
壁雙手展卷若題詩竟而自為吟諷者一為拾得跌
大松根植茗帚於傍松當拾得之背旁又各濶四五
寸人不盡松深山絕壑中真景物也越石要余題語
余為拈鐵拐一幀塗抹之以見意云息機泉壑注精
雲空氣象沉邈姿采毅雄仰睇久之神與之逢非真
有得於玄鈴其孰能如是之形容若夫衣紋水荇髯
髯風松真道子之的派也其石恪梁楷之流歟余欲

拍肩度幾從容

虞道園疊蘇武慢詞十二首張伯雨聞而和之余見其
手錄藁作細行楷詞翰俱入清玩余以雪朝即事步
武其韻以博同調者一哂張詞云清露晨流新桐初
引消受北窻涼曉經卷薰爐筆牀茶具長物凭他圍
繞老子無情年光有限只似木人花鳥指凝雲散朶
奇峯曾見漢唐池沼還自笑待學蟬魚金題玉躑書
裡便容身了阿對泉頭布衣無恙占斷雨苔風篠獨

鶴歸遲西山缺處掠過亂鴉林表舞琴心三疊胎仙
坐到月高山小余詞云梅攢紫蕾蕙透青芽晃白牕
楞雪曉鷓鴣沉片鶉鴒桃紋一縷碧煙繚繞書編稗
譚畫筆詠奇壯思鬱驚猿鳥趁閒年閒月閒時隨意
甃成池沼還舒嘯倒甃尋香脫巾漉汁身世醉鄉堪
了塞馬蹄穿冢麟角折今古幾堆荒篠軒渠曾岸豁
達眉稜遙睇白雲天表笑羣兒闢簇冰山日出漸成
消小

高房山為仇仁近先生作山村圖純用米法雲氣磅礴
草樹信手點染有天真爛漫之趣非規規摹擬者比
宋潛溪諸公題之宋云高文簡公畫趙文敏公題識
仇山村周草窗詩皆絕無而僅有者河東張承旨嘗
為賦詩吾友蒲菴復和之余欲效顰老病未能也姑
書此以志吾媿金華宋濂仇云大德初元九月清河
張淵甫貳車會高彥敬御史於月泉精舍酒半為余
作山村隱居圖頃刻而成元氣淋漓天真爛漫脫去

畫工筆墨谿徑余方棲遲塵土無山可耕展玩此圖
為之悵然而已南陽仇遠仁近系以詩云我家仇山
陽昔有數椽屋誤落城市間讀書學干祿井枯竈煙
絕況復問松菊如此五十年一出不可復高侯丘壑
曾知我志幽獨為寫隱居圖寒溪入空谷蒼石壓危
構白雲養喬木向來仇池夢歷歷在我目何哉草堂
資政爾飯不足視吾吾尚存山居有時卜我朝劉清
惠公麟隱茗溪思作一樓不可得文徵仲先生為寫

神樓圖高流鼓吹今古同調

王介甫令吾浙之鄞鄞濱海其民冬夏乘筏採捕為生
有田率在山麓取灌泉水澇則泄以達海旱則瀦以
養田故民得指田為質以貸豪右之金豪右得乘急
重息之介甫特出官錢輕息以貸至秋則田畝之入
安然足償所謂青苗法也於鄞實善政及為相必欲
推而遍於天下則非矣鄞人至今德之立祠陀山下
神亦至靈

梁師成自稱東坡外子欲夤緣穎濱子元老請見通款
元老拒之師成怒擠之不令在中朝

宋南渡後呂頤浩罷相范宗尹繼之年纔二十自古少
年宰相無踰之者

馮道浮游五季稱常樂老而不慙其子吉亦善滑稽工
琵琶教坊莫及也每朝士宴集不召自至至則為彈
琵琶又賦詩起舞人愛其俊逸道誠不令然甚則辱
之不為改一日家宴道乃命吉琵琶為壽賜以束帛

吉負於肩以琵琶按膝作伶人拜而去了無慙色夫
吉之無慙於伶猶道之無慙於虜也常疑此一種人
必自有見處然如李秃翁深加獎賞則非也

宋紹聖未得一璽下禮官諸儒議李檢法公麟曰秦璽
用藍田玉今玉色正青乃其物且玉質甚堅非昆吾
刀蟾肪不能治琚法絕久矣此必李斯刻無疑也然
則晉所失之璽已復還中原乎昔人以璽經元后所
擲利一角未知然否

勃泥國貢龍腦大片者一家底第二等八家底第三等
十一家底米龍腦二十家底蒼龍腦二十家底每一
家底二十兩

大食國貢龍鹽一銀合駝毛褥面三段白越議三段白
越議番布之精者

金章宗時太原常添壽四歲能詩亦人妖也

元將郭侃征克賓密爾部獲其樂器有七十二絃琵琶

西域雅庫特大珠含之可不喝熨面可使目有光

黃涪翁行書一卷古玉版牋隨意書自作詩似汝帖中
劉伯倫向秀等筆法高朗剛毅如佛氏宿生習氣有
驗翁即不應前生從女身轉也其語備錄於此大石
云崎嶇特石姿羃歷古蘚斑中立介不倚閱人行兩
間安得工師舉與君障狂瀾南峰禪院云陳觴禪院
裡涪倡叢林杪屐底見花開巾前落蜚鳥瞥見仙人
徒拱揖青林表放鶴亭云放鶴誰之亭蓋自支道林
道林放鶴時萬里虛空心鶴去人亦遠亭名自古今

元豐碑傍云元豐一片石巖巖佛棲傍曾文乾蘇包
朱筆凍雨傷悠悠千載下懷賢起傍徨有鄒克明一
跋云月舟出此卷為清玩覽畢題云數篇吟可老一
字買堪貧天順丁丑人日吳郡鄒亮

陸放翁詞稿行草爛熳如黃如米細玩之則顏魯公楊
少師精髓皆在詞乃大聖樂亦辛稼軒之流也詞云
電轉雷驚自歎浮生四十年試思量往事虛無似夢
悲歡萬狀合散如煙苦海無邊愛河無底流浪看成

百漏船何人解向無常火裡鐵打身堅須臾便是華
顛好收拾形骸歸自然又何須著意求田問舍生須
宜達死欲名傳壽夭窮通是非榮辱此事由來都在
天從今去任東西南北作箇飛仙南宋放翁詞稿真
蹟凡一百一十七字至正改元獲於山陰王英孫家
細窮詳玩備見句法清真筆勢圓熟信一代之名跡
也按放翁為陸游務觀別號工詞翰累官華文閣待
制封渭南縣伯有集百卷行世斯其人風流文雅可

知矣此詞雖係草稿妙在不經意中天真爛發姿態橫生種種可為師法雜之楊凝式大小米間又曷媿耶是歲十月之望吳郡陳深敬題

元陳慎獨名植寫江浦樹石蒼莽疎宕有子久氣韻上書一絕云無多茅屋滄波遠一半青山竹樹遮宛似吾鄉荒寂地直疑割我白鷗沙朱靜春先生隱居蛟澤淮陰龔翠巖為畫水村圖趙吳興李息齋繼作二圖於後先生賦二絕句以題卷尾嗚呼前輩襟期風

度不可復見其慎獨翁作江濱樹石書其一詩於上
且又次其韻其企慕之至又何如哉童君仲文得之
於滕君用衡裝潢之俾僕識其末蓋一舉而有感者
二焉先生所藏在大德間去今七十餘年慎獨之作
已十四年矣頌仰悽愴洪武四年秋九月辛未吳郡
張簡記竹懶於程李白所見趙吳興水村圖一卷精
妙之極豈即繼翠巖而作以貽靜春者耶

茶以芳冽洗神非讀書談道不宜褻用然非真正契道

之士茶之韻味亦未易評量余嘗笑時流持論貴嘶
聲之曲無色之茶嘶近於啞古之遶梁遏雲竟成鈍
置茶若無色芳冽必減且芳與鼻觸冽以舌受色之
有無目之所審根境不相攝而取衷於彼何其謬耶
虎丘以有芳無色擅茗事之品顧其馥郁不勝蘭止與
新剥豈花同調鼻之消受亦無幾何至於入口淡於
勺水清泠之淵何地不有乃煩有司章程作僧流極
楚哉

武林西湖水取貯五石大缸澄淀六七日有風雨則覆
晴則露之使受日月星之氣用以烹茶甘淳有味不
遜慧麓以其溪谷奔注涵浸凝渟非復一水取精多
而味自足耳以是知凡有湖陂大浸處皆可貯以取
澄絕勝淺流陰井昏滯腥薄不堪點試也

古人好奇飲中作百花熟水又作五色飲及冰蜜糖藥
種種之飲予以為皆不足尚如值精茗適乏細刷松
枝淪湯漱嚥而已

國初謝孔昭深翠軒詩文一卷文徵仲補圖徵仲作精楷題云孫生詠之視余深翠詩文一卷國初諸名公為吾郡謝孔昭作卷首題額篆楷各二字篆出滕待詔用衡楷出詹中書孟舉記文三首首為俞都昌有立次解學士大紳又次王文靖汝玉皆出親書卷中諸詩亦多名人字畫皆精謹可愛蓋一時諸人皆勝國遺材故形諸篇翰猶有前輩典刑洪武乙巳至今百又三十年矣首尾完好獨逸其畫詠之徵余補為

此圖竊念孔昭以繪事得名卷中之畫亦必名筆顧
余陋劣烏足以承其乏哉雖然曾子固記醒心亭自
以得附名歐公之次為幸然則安知區區之名不附
諸公以傳耶正德十又三年歲在己卯二月既望之
夕張燈記此詩凡十三人華構依苔竹幽深六月寒
茗煙迷翡翠松露浥琅玕秀色侵幃畔清芳集座端
晚來無客過琴詠自成歡

姚虛老人
廣孝

古人隱山林所

愛草木蕃君今託廛市惟茲一畝園嘉樹藹華滋修

篁陰庭軒雅有林壑趣靜聞禽鳥喧輕條弄迴颺密
葉晞朝暉優哉此中意欲詠竟忘言

純江
妙圖

深林翳長

晝繁陰覆華楹微雨乍收霽羣樹新涼生書幃澹春

綠宴寢凝夕清景邃日易暝竹暗窻微明佳卉餘舊

滋芳條含晚榮覽賞已成趣況茲絕世營於焉謝塵

鞅永遂幽居情

張
肩

結廬近在廛宛有巖壑趣苔徑翳

叢筠蘿垣陰芳樹密葉賸藏春柔梢半含露秀色苑

沉沉窅然迷出處雲蹤席上屯鳥韻林端度適諧靜

者心於焉養冲素會當一來過濡毫為君賦

南沙屋
釋完

居苦湫隘獨此如山林苔徑窅然處開軒叢桂陰南

薰一雨後芳潤霑衣襟色湛青霞觴光照綠綺琴我

有丘中想因之諧舊心形留不得往掩卷空成吟

吳郡

梁世行高人慕真隱屏跡居山林松蘿遶行徑煙嵐結

重陰巖窻湛餘碧磻戶生秋霖清暉晃遊目涼飈灑

衣襟於焉日無事逍遙坐長吟

婁江
惟信

佳樹綠陰淨高

軒春晝明幽人獨無事閒窻啼鳥聲已忘城邑喧自

得林野情還憶山中日夏初新雨晴

王倪

郭外一軒幽

簾櫳翠欲流松陰濃蔽午竹色淨宜秋入座怡清趣

凭欄豁遠眸此中棲息穩積學踵前修

延陵金愷

葺茅面

遠峯開扉在深樹綠葉映圖書春陰滿庭宇我記昔

來遊林蘿乍收雨掃塵坐青霞焚香酌芳醕俄然鳥

驚喧零亂舞翠羽夏景信已闌此地未知暑脩脩涼

籟吟似應琴中語意適念慮清徘徊不能去

吳郡沈應嘉

嘉

木藹葱蒨首夏生繁陰開軒入深窈轉徑柯條森霏

霏散蒼煙交交鳴好禽迴飈灑然至振葉陪清吟因

適林下閒每陶忘世心琴書諒斯在期以投華簪

宿郡

卞榮名非偶爾素懷甘泊如中歲謝朋遊思與靜者

同

居適逢有達士結廬城一隅衡門不盈仞自念無高

車佳木蔭層軒修篁覆長渠舉頭仰白日陰陰蒙太

虛晴光汎書幌濕翠沾衣裾座無俚俗賓談笑皆鴻儒

逸興寓圖畫咫尺窮方輿豈乏冲霄翼翱翔上雲衢

奚為願蜩守與此松栢俱終尚往吟咏頓使煩慮除

淮海
秦衡

綠竹謁餘碧青松挺寒姿脩脩蔭華軒矯矯臨

清池念彼歲月改節操恒自持風霜既云厯雨露亦

已滋孰謂春葩榮奄然中道衰貞堅固希偶獨與靜

者宜眷言此棲止因之厲我為

北郭
陸敘

列樹敷泉綠茂

陰紛疊重娟娟秀芳春藹藹滋丰容緒風一披拂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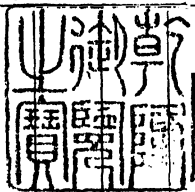
漚搖朦朧雜嵐迴莫辨暎蹊影可通新月度纖白孤

花表妍紅已諧夏深涼尚愛雨餘濃薜蘿藤蒼蘚

霧露氣濛籠碩人此棲止華軒關其中樂閒懷同願

期余相過從抱琴逢日夕往往迷歸蹤

盧充



六研齋筆記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六研齋筆記卷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彥博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錄監生臣金 時

欽定四庫全書

六研齋筆記卷二

明 李日華 撰

天啓甲子九月九日同曹愚公侍御登真如塔下禮長
水法師墓浴雪井水遇梵僧鎖喃嚨結者深眼微鬚
能為漢音與坐良久因詰其西來緣起嚨結袖出一
編相示蓋其踐歷蹤由也今錄於此以備遐方參覽
焉

西域東天竺國有國名主活近名高昌統二十聚落

城高十二丈方圓百里四門三層四角有十二宰堵
波文武二樓高二十五丈龍樓鳳閣千二百座名刹
大院百所人物雄奇多有勝蹟城西百里有大乘寺
立像高十五丈赤髮青面捧降魔杵大殿睡佛長十
六丈赤袈裟白玉石佛像澡瓶綠琉璃高三尺圍三
尺五寸左十里有小乘寺內供佛齒五寸輪王齒三
寸有鐵鉢黑色盛七升乃燃燈佛遺蹟右西北二十
里有荅辣法藏寺即鎖喃嚕結出家之所寺本周天

元時甘露梵王創建一寺三院樓閣七重中有諸天
諸佛說法壇壇內遺舍利三顆紫金函供佛牙一長
一寸廣八分黃色常放光明後林懺播樓供佛掃帚
一把乃迦舍草作成長三尺圍七寸帚柄雜寶裝飾
玉石匣盛後建法王殿說法臺高昌國王麴文叅哆
所施封一高僧無上法王號圓通至勝佛所度法子
名嘛喝實利正鎖喃嚨結之師俗居恭御都宮是高
昌王第七弟之遺宗名播利鎧厭王宮幻有之軀欣

菩提無生之果遂投實利修習禪定指示要路東行
九萬里餘始至大明有先代和尚班的荅祖歿東土
乃我成化皇帝國師嚶結翹慕華風兼欽先德發心
結五衆同行初禮大雪山證道臺靈鷲山說法臺從
王舍城過入莫度達官所上名領文掛號批登五僧
名一鎖喃嚶結一鎖喃陸竹一鎖喃堅剎一展陽喃
渴一朶而只懺發站東過轉蒟河此河阿耨達池之
源也進茹赤建國換牒掛號一月方行經喝捍國行

一月至恭御城人民烏黑多習波羅門種三千里過
白水城多外道幻術不敬僧東行五千里過但羅斯
城其人圓睛黑面短髮長鬚多習小乘山出珍寶住
三月東行至羯霜那國換牒掛號住十月民敬三寶
諸物豐盛米麥長寸東行三千里至葱嶺山山高險
有開闢至今不解之冰凝沍汗漫與天雲相連仰之
皚然無際睨其旁有冰峰摧落者橫踞路側高可百
丈廣或數尺以是蹊徑崎嶇登涉艱阻加以冰雪雜

飛不禁寒顫將欲眠食絕無燥處唯是懸釜而炊就
冰而寢苦不盡言七日方出東南臨至特伽國聞說
多暑十月時如別國八月之熱不可前進因向東北
行至馬蟻院乃佛在世時使阿難教化之所名因果
處停住一年調養凍瘡全愈方行嚙結所傷兩足磕
破膝額尚存可驗又東行過殍伽河即恒河廣可百
丈其水綠波見底雜石所襯兩岸奇卉異香木筏而
往一月至跋祿迦國名小沙磧王名碧多都城高廣

人物阜盛唯有一寺名阿奢埋兒寺寬廣僧多專學
禪定多遊天竺又東三千里過屈支國王號木文麴
多宮殿整齊人民男婦赤色敬重三寶多幻術所食
諸物華美衣服精麗使用金銀錢停住一年又行東
過阿耆尼國多有銀礦山金礦山高可百丈光氣騰
曜不可名狀賊寇極廣其人兇惡慘殺無忌又東行
千里乃古高昌國先高昌王有妹被主活國王取去
亦名高昌國古高昌國亦名伊吾國人物清秀相傳

玄奘法師化道之所時有漢僧駐錫東行三千里至
流沙河即砂漠磧是也寬八百里上無飛鳥下絕走
獸地不出水土無莖草薰風炎灼魑魅縱衡十日方
出至野馬泉安歇取水有一大寺名雷音後一窟洞
名碧播屈昔日如來降諸外道治火龍之所住一月
東行千里至五峰從西峰取進有一山王乃五隴之
後代名王崙卜山下一泉方圓丈餘清澈甚美有達
官看守凡取水者通報王知王見五僧甚生歡喜留

住數日與書一封寄東烽王使人引出界指說路逕
付水皮袋盛之其路一片沙漠無有行處望馬糞骨
聚而進虎狼極多行五日至東烽遠見山上城牆止
有一門對列器械弓箭看守達官瞭見五衆方要放
箭急呼西烽王有書見書方許進見細說西來之事
王亦甚喜留住一月付水甘糧指路從賀延磧行纔
有水東行五日至磧乃西番境界名小西天昔如來
傳法於此號烏思藏地面寬廣乃四家達王供奉之

所多出高僧大殿內列法牀五百張有佛子法王蓮
花上師所傳番經番咒出滲金佛人頂骨數珠氍毹
容金鈴云昔漢班定遠超住此鎮定西域本朝劉馬
太監征西入界處地氣多寒叅禮蓮花上師留二載
餘臨行與書一封達五臺山羅睺寺侯法王哨來東
至玉門關有山無關有葫蘆河一道上廣下狹迴波
迅急深不可渡西岸多梧桐林自砍大者作筏而進
從上稍至東北行東南七十里是玉門大路封王進

貢悉由此行隨喜岷州秉靈寺雅州紅花寺山西
一路而來上五臺山羅睺寺法王處住二年遇欽
差御馬監太監劉潤上山引五僧至北京雙林寺
住萬厯三十年五月十五日啟奏明肅皇太后命
住萬壽庵持咒三年有番經廠太監張貴引奏萬
歲爺命住雙林寺設壇濟幽四十九晝夜賜紫衣
寶冠命西經廠掌壇教授中貴又賜織金禪衣金
段十疋膳盒八副寄與大能仁寺蓋先代班的答

祖師於成化年間賜法王寶殿塔院也僧五人朶
兒只懺滅於五臺山菩薩頂展陽南渴滅於雙林
其餘二僧一在山海關一在墨雲壤結募造滲金
觀音一尊朝南海天臺齋僧三千已滿得遇納川
同行至嘉興宰官居士見者往往詰問縱由敢述
大都如此

宋南蹕臨安倚吾禾為畿輔孝皇登極又為湯沐多戚
里貴公流寓人文鬱然每試士輒於郡南謂之南宮

又築一枝堂取郗詵桂枝之義為多士祝也而實為羽流禮斗祈星之地往往有仙真異人來棲止者方外友許廓無與談七真事甚悉因筆綴之

魯沐玄風格高亮氣息深穩宋治平中從海南來與人不交一言默對終日時有白鶴旋遶空中學士范公鎮建來鶴軒以居之至元初猶存吳公澄禮以為師年三百餘歲

朱艮菴初住郡東太古院遇異人授以黃白秘術蕭

然淡漠不以屑意時南宮院燬於火道衆俱散艮菴
過之惻然流涕趺坐其處不食者七晝夜士庶感動
為聞於有司清隱占百餘畝信施駢集遂重建三清
殿環以八玄室宮之復興皆艮菴力也壽九十有三
端坐而化

張復陽當湖人初業儒既娶有感棄去從朱艮菴學
道妻亦為尼善詩工畫畫倣吳仲圭蒼鬱淋漓掩其
欸鮮不以為梅花菴主也又註釋性理大全行於世

喜作雲水遊止金陵朝天宮與尹蓬頭為侶深譚極
論疊疊不休旁人不解也復還長水止宮中直指孔
公聞其名檄郡邑長邀致之不時見觸郡侯怒遂擔
書往餘杭洞霄宮止焉先是洞霄石壁有張果老題
字云五百年後吾當挑書再來復陽欣然得句云蒼
苔白石淨無埃洞向風雷起處開生前欠下煙霞債
今日挑書重又來俄有虎從石壁中出弭耳隨行麾
之不去一住廿年丹就乃還里有司為新一枝堂建

棲玄樓以居之弘治三年年八十有八尸解去仙樂
滿空香氣經月不散舉棺甚輕至今以鐵索懸一枝
堂後如空器焉

朱棲林受道於復陽善屬文工吟詠與考功豐南禺
上林項少岳衲子釋冬谿結社城西之項園夏月夜
坐鼓氣作運雷聲聲聞數里大學士鵞湖費宏趨召
艤舟西水聞聲尋之得之松下驩然禮遇時世廟方
注意玄修公別許以薦聞棲林笑不荅公贈詩云赴

召仍迂雲水舟塵途深媿雪盈頭譚玄邂逅蓬瀛侶
一笑相忘對白鷗費至京俄殞棲林年八十有五而
化

嚴頭陀武林人與朱棲真盟契憇止南宮二十餘年
鹽官孝廉郁雲陽者問道於頭陀有得遂棄公車事
修煉一日郁與飲湖上既醉履行水面十餘丈已而
雲陽入武夷頭陀隱句曲每登峯步虛有識者呼之
不應或遙拜則搖手大笑授道於崔光頭囑曰南宮

我嘗神依之汝當居以繼我志

李赤肚或云出度偉岸疎野飲酒至一石噉肉數觔
遇儒者與縱譚無忌嘗禁人不得泄氣大小遺節忍
至十日半月非大悶絕不解也禮嚴頭陀為師頭陀
去後赤肚時在吾郡

金懶仙別號心齋道人復陽五代孫也精通三教理
兼得望氣之術與司空陸五臺公施靜村居士談禪
交契力行利濟之事雲游羽衲至者如歸崔光頭養

丹吳興山中為鮫水衝漂浮海面者七日至四明漁
舟援之登岸懶仙望異氣迎歸宮事之如父因盡得
嚴頭陀之道每夜分起坐人視其面如月輪光照一
室雲間許侍御者久病藥石不効夢呂祖示云有懶
仙可療汝疾物色得之迎歸教以靜坐疾果却侍御
為買田築室備僮奴留養終身年七旬餘呼水盥沐
更衣端坐而逝

許廓無與余極談内外丹旨俱有根據其言曰士大

夫溺於嗜慾信方士采鼎之說背清淨而入火坑固可憫笑然不深究叅同悟真之理而謂一身之外無物則亦非也寧知清淨養成之後更須點化其道初非形交之褻投穴之險而不無神迎氣合之妙乃造化骨髓中骨髓生萬物丹頭前之丹頭所謂玉皇口中涎非有質之物也譬之善炙沉水者以銀鈿隔火力一到逼出香氣鬱然觸鼻若一有煙起即須撥去之先天之氣亦若是其功全在迎候與橐籥過度

之妙不輕授耳且曰余將適秦必有遇不知何解也是其所得又將超其師懶仙而上矣

王弇州先生不徒文章蓋代而於法書亦極精詣余得觀其所藏右軍真蹟三帖賞會評量著語往往深入其意毅然以瑯琊後昆自任而奉此為赤刀非祇為鑒收者也卷留余案踰月度不能有因悉錄其副云晉右軍將軍王逸少書千嘔帖其字畫雄雅圓勁而紙亦古色知是唐人所藏也於書行空間直界成路

蓋謂久而卷舒恐致褻絹絲紋磨損字面故置之書
筒而秘之乃知前人寶愛如此之篤太宗時已嘗刻
之淳化帖中上有南唐舊合同印併集賢院印及首
尾古印朱文十數又鵞溪黃素革首前後皆用宣政
內府圖書印想當必有數帖成軸不然何以革首外
邊各亦有印文耶今存者此帖耳是以書譜止載其
首帖之號云皇慶二年十二月朔喬簣成仲山父題
王羲之書惟淳化帖止得兩卷則知購收不盡者多

矣宋臨所見者思陵與米南宮一拙而頗弱一勁而出奇若此帖唐人所藏秘自有過妙處知書者必辨也大梁班惟志敬跋

喬氏所裝書畫以印色定置高下此帖有仲山甫自題尤足重也後五十有五年臨川危素書此本視慶歷大觀中真書諸刻最為佳也丹山奇隱居士購得之常置書筒中每溽暑三月又加蠟封裹其外其深護甚於嬰兒也時欲展玩則淨拭几席而對之或者

譏余為宋人燕石之藏居士因復之曰昔人語右軍
書樂毅論太史箴體皆正真有忠臣烈士之象隨所
在而有神物護持如辨才於蘭亭殆逾性命況千餘
載之下寶玩尚無數者余於此帖豈為過耶或者遂
服余精鑒如此唯唯而退居士因徵余言以悉於後
使其傳家者尚知其自焉時至正三十年春二月上
澣日陸修正識

右晉右將軍王羲之千嘔帖嘗刻之淳化帖中以石

刻較之分毫無異真至寶也或者謂其紙墨蕭瑟或
又謂其為唐摹政不必計也其筆法高古斷非後人
所及今見石刻一行半段皆寶惜之況此帖典刑具
在非水月鏡像可比者乎其直界成路喬仲山以為
置書筒中者非也古人寶愛名帖常以自隨如王世
將得索靖廿四日帖置之衣帶中至宣和中摺痕尤
在即此類也其週遭諸印多用赭墨亦非偽為長洲
文彭謹題

右軍帖自昭陵殉後真筆銷亡所珍貴者惟唐摹其
宋摹又出重番斯下矣唐用硬黃紙摹出馮承素者
為上宋用雜油紙摹米南宮為上此三帖大熟干嘔
的是唐摹此月則為米筆無疑二千餘年若覩右軍
手蹟良是難事得見唐摹亦希世至寶也然三帖中
干嘔尤勝法度圓融風神具在即右軍手書恐不甚
軒輊識者自能鑒定矣吳郡周天球觀并記此

右右軍大熟帖十七字雖紙敝跡渝而風範猶存且

遺墨搢透膚理隱然有入木三分之勢贊曰

墨池飛龍鬱蟠蠶絲十七驪珠精光陸離有象燭天
土花蝕之青鳳片翰人間所希其在瑯琊天球庶幾
右千嘔帖痰乾二字作淡干皆古書通用妙在藏鋒
精雅之極是唐臨本也贊曰

歐險旭顛顏莊李佻寔繁詰孫厥祀幾祧楚驚優孟
謂為叔教以似求有典刑不忸我追會稽毋憚嶢嶢
右此月帖二十五字結法圓美遒逸而微有米家風

疑為此君臨本贊曰

優孟抵掌卒驚楚王虎賁登筵蔡為不亡屈邯鄲脛
步山陰堂柔腕虛和役圓就方誰其最工米顛襄陽

世貞
謹題

余前得先右軍大熱此月二帖於崑山顧氏乃黃琳
美之家物也轉入陸太宰全卿顧氏其外甥孫也大
熱帖更世久紙墨已盡揭而猶有搨入膚理者細視
之極純雅可愛當是真蹟此月帖筆勢圓逸而間有

襄陽筆意終為米南宮臨本後得淡悶干嘔帖於慧
山談氏印識題跋甚衆結法精美有度而發筆微拙
據鑒定以為唐人臨本也真跡縱潦倒如裴叔則病
劇回眸猶足掩映數人臨法從真蹟上翻出優孟抵
掌尚近於王孫隆準薛紹彭云古囊織縹可復得白
玉為躩黃金題況為之後者乎珍珍重重甲戌七月
裔孫世貞題

余又得觀弇山堂所藏宋榻黃庭經趙魏公臨本合裝

一卷元美敬美有系語皆於書道中說甚深法余喜而悉錄之

右軍書黃庭有以時代置喙者有謂為吳通微筆者如黃伯思董道輩要是胸中微有書眼中無珠耳母論陶通明啓事可據試取宋榻石本觀之唐以後人能辨此否也趙吳興臨筆精微之甚第不可合看合之覺石本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臨本或不免羊欣之嘆耳吾此語殊有意須於宣城諸葛家叩之乃能

得所以萬曆癸未初冬王世貞題

黃庭佳本余所蓄有三此刻與第一本同榻而稍剝蝕故屈居第二然筆意純雅古色隱起未易優劣也趙文敏臨本絕真苦非余所愛如余兄藏文敏枯樹賦真跡絕佳不幸與褚河南雙鉤本同石聲價頓減時代升降迺爾宋人謂黃庭非右軍筆今人謂文敏書超唐接晉均非知言也吳通微兄弟贗書是黃庭內景經耳而黃長睿輩便以揶揄此書真可謂貴耳

之徒矣吳郡王世懋識

竹懶曰敬美自言不愛文敏書然余觀其平日所運
悉是趙法又其所藏蓮華莊墨派一卷雖仲穆輩能
肖一二者亦收之何耶大抵唐宋來能法二王者無
如趙欲法二王者未有不愛趙者也

右軍草書十七帖與淳化閣本所收及王方慶寶童集
所列皆赫烜人目照耀今古而張懷瓘乃深抑之置
之第八云逸少格律非高功夫又少雖圓豐妍美乃

乏神氣無戈戟銛銳可畏無物象生動可奇是以劣
於諸子得重名者以真行故也唐文皇極珍義蹟於
子敬尤有蛇蚓之謂懷瓘置之第三高出右軍五等
翰墨好尚固人自有懷然以臻極之藝時主之鑒輒
自監議排突亦可異也

山中無事探節數時於寒暑晦明間有消受處名曰四
時佳候彼衝衝馬頭駒隙者未必知也試與靜者商
之

正月多風雨為佳候萌芽未作浸灌無傷俗間往還
藉以勒斷

二月三停雨七停晴為佳候稍雨則芳意漸滋多晴
則和氣漸達

三月忽雨忽晴為佳候雨不破塊津莖潤葉日不爍
膚解肌催笑謂之養花一年第一好處不可錯過

四月不雨不晴為佳候輕雲蔽日轉益陰森濃綠疎
紅點綴逾妙

五月積雨後晴久晴後雨為佳候取其暄涼相濟體
適意和

六月或快雨或微雨為佳候

七月候同六月

八月晴雨相間為佳候夜有月倍佳

九月晴暖即佳

十月晴暖即佳

十一月晴暖即佳小作凍雨令竹樹淅瀝有聲亦佳

十二月有日可曝有雪可眺俱佳

虞樂以簫為宗主書曰簫韶九成商樂以磬為主詩曰
依我磬聲周樂以金為主傳曰金奏肆夏

頌琴即箏之別名

管子相齊築陰里三墻九門使玉人刻為壁者石耳謬
請於周非彤弓石壁不得朝獻利偽壁之入也今世
鬻古者競飾以相眩夷吾實開之矣

東至開悟南撫多鷄西服壽靡北懷弭耳

偶閱天文書有異聞輒節錄之

天鼓有音如雷不從地出

極長之晝其夕常明

天籥主國家秘書藏之金匱石室

月一日至四日行最疾日夜行十四度餘五日至八月行次疾日夜行十三度餘九日至十九日其行遲日夜行十二度餘二十日至二十三日其行又小疾日夜行十二度餘二十四日至晦行又太疾日夜行

十四度餘以一月均之則日實得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

星厯家言盡西必占狼星極南必占斗凡聲教所不及者皆占狗國

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必聞故感而震响如風雨晦冥而雞必鳴也

宋慶厯中有一術士姓李多巧思嘗刻一木鍾馗高二三尺右手持鐵簡以香餌置鍾馗左手中鼠緣手取

食則左手捩鼠右手運簡斃之以獻荆王王聞於朝
召官之李自云知歷術特炫此以求達耳

回回歷每月有閏日而無閏月二月為一時六時為一
歲

庭州灞水在大荒之外以金鐵承之皆漏惟角與瓠葉
不漏

周茂叔太極圖說人謂出於壽州鶴林寺僧所授邵堯
夫皇極經世書謂其母前為某公妾藏其亡夫遺書

以歸邵氏宋時浮薄不根之談如此可笑也

農家以霜降前一日見霜則知清明後一日霜止

吳萊陰符經註序云廣陵鄭山古語蜀黃承真蜀宮大火甲申乙酉則殺人無數我授汝秘術庶幾少減於殺伐幸汝詣朝堂陳之陳之不受汝當死泄天秘也已而蜀主不聽承真死孫光憲竊窺其書題曰黃帝陰符然與今本不同不知此又何書也若李筌藉以用兵而山古又欲倚之禁兵果何說耶

錢學士溥所藏定武蘭亭楮墨榻法俱精古非贗物舊
一見於余倩沈伯遠齋頭王越石不知得於何處又
益以蕭翼賺蘭亭圖題曰閻立本蓋偽筆也又附諸
跋皆不真止錢之子諱克穎者數語係的筆今錄於
此

余有書舍在吳興之蜀山今年自鍾離還蔣仲紛訪
于北郭因談蜀山之勝同游數日臨別出視古刻蘭
亭紙墨俱精典刑具備固善本也前有吳興趙子俊

子俊名顓今此摹亡矣

所摹閣立本賺蘭亭圖亦精妙韻度殊

勝余從仲紛易之歸家憶先公手臨宋仲溫子昂十三跋命工裝潢成卷每窻明兒淨時出展玩既見右軍法度又得親先公手澤為益多矣戊申歲八月上澣日後學錢克穎識於一塵不到處

有客攜梅道人臨荆浩漁樂圖一卷見視凡作漁舫十四中流傍岸沙際樹均或駕或泊舫皆樸厚方濶上具軒窻漁者皆唐帽道裝知為關中渭川風物士大

夫脫樊籠以自放於滄波浩渺者江南真漁葉舟簞
笠無是布置也其出洪谷所營似可無疑然余昔於
戴上舍敬雲所見一卷景物於此正合題云姚丹丘
臨梅沙彌筆蓋三十年所矣今觀此卷又云梅沙彌
臨荆筆荆又倣自唐人乃知繪事唯創意之難如其
成就今古相師殊不諱也唐人重摩詰輞川皆乞本
傳寫唯元人重氣韻而輕位置以為一臨倣即失生
動耳

神暫精絃索者一操器即別晴雨余輩與筆硯周旋久亦藉以知燥濕硯佳者每午前必劃然磨墨午後即泓水不減筆鋒亦因曠加銳乘陰稍韌但其候甚微心麓者不覺耳

古銅物鼎彝之屬入土千年則純青如鋪翠入水則純綠其色子後稍淡午後乘陰氣翠潤欲滴大理石屏所現雲山晴則尋常雨則鮮活層層顯露物之至者未嘗不與陰陽通不徒作清士耳目之玩而已

唐自天寶年相沿至南唐時俱於昇州句容縣立官場鑄造上古鼎彝壺濯之類款飾精整歲久間亦有青綠者然不足貴也

有人持一劍來質長二尺有奇靶長一尺就明視之隱有花紋燦發如青萍之點波甚奇之豈即古者青萍之遺歟然不解其所以然一日質之鍾幼芝幼芝曰戎劍也戎人聚精鐵冶為薄葉細剪成花團揉之雜他鐵以鑄而後淬磨之故其文如是戎人性巧喜文

章陸離之觀割破馬鞍皮累數重漆者為小合子若
狸首鹿胎然名曰犀毗亦奇物也

幼芝又贈余一小匕首彎如羊角以瑪瑙石作柄鋒銳
甚鋦云此西域僧用以割酥點茶者西人以茶為藥
石以酥為餽糧南北分治時魏笑茶為酪奴梁指酥
為膾食今此僧乃混而同之不知竟作何味耶

余方立論排虎邱茗為有小芳而乏深味不足傲睨松
蘿龍井之上乃聞虎邱僧盡拔其樹以一傭待命蓋

厭苦官司之橫索而絕其本耳余曰快哉此有血性
比丘惟其眼底無塵是以舌端具劍

前輩戚中岳先生精楷法與文徵仲頡頏初不知其善
畫鍾幼芝尊人號仰泉先生特為作圖法祖巨然筆
力蒼勁較之吳仲圭畧減淹潤耳不似近習疎莽絕
無映帶賓主一切逃之荒詭偏塞而動以元格自掩
也

積雨彌旬河流漲溢河壩籬塹之居水皆灌注稚子敲

針結網漉取魚蝦村酤雖醕瓢粟可易林榮野艷瑣
細不名之花盡為圃人檐負入市日縱數十錢則紅
紫黃白紛然滿庭且醉且歌且弄筆自恣又或以虞
初夷堅等誼奇不必有之說助其壯浪真貧老漢活
計不必告人者也

王金陵學術頗僻三經義大不滿人心而庸流櫟學得
藉以竊糈媒進亦有翕然頌之者其魁傑如三衢何
恭欽聖至作長篇獻東坡欲其推尊王氏語甚瑰偉

東坡心不然而貌禮之其詞曰昔日歐陽心獨苦搜
羅天下文章虎未逢賈馬嗟誰與崑體文章正旁午
一得眉山老翁語始協平生好奇古騫騰鸞鷟螭虬
侶錦繡腎腸終日吐眉山跨馬挾雙龍迤邐欹斜劍
閣東一息萬語光羣雄是日魯酒歸淳醲仁廟當朝
起數公四時間闔來清風眉山秉筆摩蒼穹稽首獻
議何雍容是時慶厯主嘉祐東省西垣半耆舊一代
偉人爭入彀天開黃閣咸虛受公時脫穎眉山後歆

向機雲同一奏建安數子空鳴脰集賢學士皆籠袖
玉人發馬下天階華蓋星邊捧詔來天子延英不浪
開為公此日深徘徊金吾侍側天顏低上列四輔前
三台相與疇咨將相材飄然八駿先龍媒西京應制
十八九賈董褒然為舉首此輩昂藏希世有劉蕡又
作蛟龍吼觀公舉勸斯人手玉壺破碎珠囊剖許國
誠心仍貫斗識者談之不容口天公一見列詩曹指
點姮娥供兔豪公歌數曲風刁刁若耶溪上皆停橈

郢客擲筆不敢操楚人往往收離騷李杜藩牆不甚
勞太白脫却宮錦袍東風顛入五湖裏萬籟聲聲哭
龍耳河伯江妃愁欲死只恐將來撈見底南登灞岸
將何以直節壯懷聊自倚養得身長數千里天地一
夜風雷起官家內相能幾人幾人到此陪經綸天語
叮嚀下降頻金蓮燭畔窺龍鱗日曝花磚暖繡裯錄
金珮玉何申申姮娥喚作真麒麟焉知韓李非前身
龍樓漏箭銅壺挹隱約六街騶唱入傳宣使者翩翩

集月題控馬天門立錦箋瓊瑄尚書給九韶忽然如
俯掖宸恩四海周流及武帝王封乃平揖我宋修文
偃武初詞林翰苑新扶疎竇儀陶穀端何如莪冠曳
履承明廬草昧功名尚武夫討論潤色姑徐徐
五代尊圖書墨客稍稍躋天衢中間作者相踵武請
試從頭為君數真宗皇帝觀神霄楊億風流玉堂處
傾金注瓦橫罇俎大笑哄堂任豪舉逡巡百尺江南
楮密掃煤煙驟如雨六一超然又不同陳言萬紙一

洗空晉宋齊梁不待攻兩漢直抵元和中龍驤鳳舉
扶桑東五采射日吞長虹滿堂玉磬諧金鐘紛然和
者如笙鏞木鐸可憐聲獨悄一振鏗然須大老伊說
數公無處討蕭曹丙魏規模小馬遷班固工品藻出
處行藏何太少升沉將相侯王了經天緯地憑誰好
信知風采古為多堯舜文章煥若何東作西成南已
訛真人更集滿鑾坡夷獫禮樂俄森羅黼黻郊廟金
盤陀羽毛率舞呈天和高陽才子前賡歌君哉頓起

一俞爾執簡抽毫無及矣周公整頓乾坤已開闢明
堂復如此從頭製作軒轅始海獸山禽咸獻美衮冕
分明圭玉侈六代光華謁天子日月星辰續九天蟲
魚草木繪山川羣聖文章想亦然百家妙理何周旋
離離黍稷春風前東周一去追無緣帝德王功只僅
傳廟堂急管催繁絃魏哉孔子尊如帝矯之孟軻天
莫制斯文未喪今何在鄒魯邈然安可再揚雄力寡
知無奈天祿校書真末計江海悠悠百川逝回首相

望幾千載熙寧天子憫斯文轉展搜揚到海垠丞相
王公舉趾尊委蛇二老西來賓咀嚼六經如八珍補
葦東魯鋤西秦天子資之又日新八風自轉成天鈞
頃從孟子驅楊墨他日淫詞又榛棘豐鎬荒涼天空
碧庸孟書中幾充塞金陵為此深求直二十年來人
稍識求之左右逢星極內聖外王真準的古人効學
豈文辭堂陛之間意已移彛何虎雖尊何犧云何簠
簋如靈龜不然制作知無時反魯詩書一貫之明明

古訓識者誰百家效語如嬰兒蝌蚪六書藏屋壁豈
比鍾王論筆蹟會通意象如作易不假語言含妙德
尚從對偶音聲覓洙泗文章少平晁解到雕蟲童子
識斯人稍得揚雄力熙寧論撰亦何慙況把先儒衆
說參舉世傳經作指南辟雍泮水堆牙籤或者囂然
痛欲殲安得諸儒口遂鉗聖主賢王實用僉公嘗一
語令師嚴翻思偃蹇熙寧末苦信古書由世拙金陵
戶外履成列稱衡一刺終漫滅彷彿五經無二說堂

堂萬里星中月欲論西漢誰優劣忽然吟蟬風脰咽
邊韶性嬾讀書頑病甚相如下筆慳敢望言如霧豹
斑擔簦負笈徒間關沂水春來初解顏浴沂童子彌
春灣先哲如龍尚可扳鼓瑟從之豈浪間可憐道德
共耕獵何苦侯門侯彈鋏不挾而來聊自愜栩栩夢
爾飛蝴蝶飲中數子劉伶俠江外主人張翰攝短舲
下水輕仍捷落帆解舵吳山脇此詩鋪舒曲折可謂
費詞然大意不過謂歐蘇輩止作得詞章一路若孔

孟著述周公禮樂必歸金陵自此種議論流行後來
紹述小人極其緣飾直令荆舒配食孔廟真足發千
古一笑耳然從此遂開偽學一途動以聖賢自處興
言立詞籠駕天下而清明宇宙竟作魑魅場矣不可
謂非欽聖輩邪流附和之遺毒也此詩載周密浩然
齋視聽抄偶曝書錄出之

陳無已云世人以癡為九百謂其精神不足也項平甫
家說云汪司業云九百草書喬字也朱或可談云青

州王大夫為詞鄙俚每投獻當路以為笑其季父為
青椽亦與詞季父他日見其子謝之其子云大人九
百亂道玷瀆高明益謂神氣不足為九百豈以一千
即足數耶以草書釋之不若陳朱之說通張平子西
京賦云小說九百本自虞初注為小說者九百篇注
又云九百四十三篇言九百者舉大數也東坡作父
子中有一條彭祖八百歲其婦哭之以九百者尚在
也李方叔問東坡曰俗以憨癡駱駝為九百豈可筆

之文字間坡曰子未知所據耳張平子西京賦云乃有秘書小說九百蓋稗小說凡九百四十三篇皆巫醫獸視及里巷之所傳言集為是書西漢虞初洛陽人以其書事漢武帝出入騎從衣黃衣號黃衣使者其說亦號百九吾言豈無據也方叔後讀文選見其事具注中始嘆曰坡翁於世間書何往不精通耶

東坡先生雖天材卓逸其於書畫二事乃性所篤嗜到處無不以筆硯自隨海南老媪見其擘裹燈心紙作

字有張睢陽生猶罵賊嚼齒斷齧顏平原死不忘君
握拳透爪之語其在黃州偶途路間見民家有叢竹
老木即雞棲豕牢之側亦必就而圖之所以逸筆草
草動有生氣彼固一時天真發溢非有求肖之念也
東坡云武宗元畫中岳壁圖有類韓退之南海碑記晁
以道請其間坡云武宗元真廟朝比部郎也畫手妙
一時中岳禮告成上命畫羽儀於壁宗元獨占東壁
遣羣工就西幕以幃帳武乃先畫一長脚幞頭者執

過在前諸人愕然怪問曰比部以上命至乃畫此一人何耶武曰非爾所知須臾畫成其間羅列森布上下臣僚至厮役貴賤行止各當其分幾欲飛動南海碑首曰海於天地間萬物最巨其後運思施設極奇恠正為劈頭得勝氣耳武畫所以似之丙寅夏余購得東坡遊赤壁圖筆法布置蒼秀古雅極類唐人元遺山跋云畫係武元直所作元直事金昌宗居畫院去宋不遠豈即宗元之裔耶其蕭然矩度誠不知於

岳壁何如顧其狀山川之鬱盤風露之浩渺天空水
濶之趣必有當於坡翁者也

沈啓南才情灑落見於所作畫上題語想其一時滿志
氣酣神縱不自知其工也如題畫燕云今年見新燕
猶是去年見主人頭髮白轉多只有烏衣不曾變年
去年來來不差分明認得主人家柴門大開風滿屋
飛出飛入隨楊花君不見相國門前車馬塞一朝去
相車馬寂車馬寂草萋萋燕子還來梁上棲又云歲

歲年年喜見，叅新泥重把舊巢添。五陵世異誰華屋，
百姓家貧我草簷。飛對對語喃喃，杏花梢落午風恬。
東家阿媛心撩亂，一月紅樓不捲簾。又其賦簾影一
詩云：誰放春雲下曲瓊，一重薄隔萬重情。珠光蕩日
花無語，疎影通風笑有聲。外面令人倍惆悵，裏邊容
眼自分明。知無緣分難輕入，敢與楊花燕子爭。情思
駘宕如少年，不自持者夷考公生平篤行，乃知是廣
平梅花耳。

趙仲穆越山圖云臨高尚書者峯巒潑翠雲氣鬱浮倏
歛倏開乍近乍遠上下作數十層出沒意非不華妙
縑素亦舊但絕無高趙二公法余直斷以為元人不
知誰何之作耳玉雪坡老人番陽周伯溫詩曰浙江
春水滿東岸盡青山旭日明旌檠晴雲擁髻鬟柯亭
林倚塔秦望石迷關一曲何時遂開圖漫破顏沈石
田填唐多令一詞云江盡正分吳山多遠越都一望
中還見重湖昔日霸圖何在者空雲樹煙蕪遙指廢

臺孤論興亡一軌迨如今仍似姑蘇剩與後人傳作
畫王孫曾有傷無慈谿張鈇填念奴嬌詞云浙江東
岸是越王勾踐舊時封國嘗膽卧薪成底事唯有荒
臺凝碧萬壑爭流千巖競秀宛宛無今昔兔葵燕麥
中間多少遺蹟遙想東晉風流蘭亭修禊空自留殘
墨何用登臨傷往事堪笑衰毛白且覓扁舟賀家湖
上載酒尋春色季真歸後四明還有狂客

王履吉書法歐虞風神奕奕詩工古選絕無凡調然未

嘗以畫名也余近得見一幅散筆脩灑實兼大癡雲
林兩家韻度乃知高流胷中未易窺測其題句云高
樹覆清溪松亭延落照為問京華人欲返思鱸棹歟
云秋日倣雲林筆意因有所懷賦此文文水題云履
吉不以畫名此幅乃偶然興到隨筆點染耳然深得
大癡雲林墨外之趣可見高人胷中無所不能從伯
穀齋頭見之為之心熱謹題數字於上

趙彞齋與皇甫表論寫墨竹而尤其胷中無詩又云何

況高束李杜編江湖競買新詩讀以新詩味薄讀之
終不能壯人懷抱於寫竹蕭灑振拔之韻無以助發
耳

彛齋為許梅谷作寫梅詩云濃寫花枝淡寫梢鱗皴老
幹墨微焦筆分三別攢成瓣珠暈一圓工點椒糝綴
蜂鬚凝醉靨穗拖鼠尾曳長條盡吹心側風初急猶
把枝埋雪半消松竹襯時明掩映水波浮處見飄飄
黃昏時候籠明月清淺谿山長短橋闌裡相挨如有

意靜中背立見無聊筆端的歷明非畫軸上縱橫不
是描頓覺坐成春盎盎因思行過雨蕭蕭從頭總是
楊湯法擽下功夫豈一朝此詩寫梅殼率併其神聖
工巧可謂一一具備矣在人熟叅之耳顧余猶謂寫
梅花在取格簡淡孤高梅之格也

李息齋為吳興別駕喜寫墨竹用文與可法動筆鬱然
非涼薄者可窺余得其一幅作老本二尺叢篠擁之
葉皆焦墨所成畧不露罅而神韻變動真奇作也趙

松雪竹法疎逸與公殊調然亦雅重公其題此幅云
李侯寫竹有清氣滿紙墨光浮翠筠蕭郎已遠丹淵
死欲寫此君惟此人

元趙善長原山水雄麗可鴈行叔明其墨竹尤得簡貴
一法嘗作過牆一拖枝上下不數葉而風中軒簸之
態欲絕有竹泉者題之曰叢枝蕭散折釵股老葉參
差金錯刀酒醒夜半起長嘯月滿空庭墮鳳毛沈石
田一絕云青鸞有尾不可割飛過猶餘五尺強借得

庭前夜來月倒描一影在東牆

元郭昇字天錫為無聞老禪寫叢篠於古檜之根檜橫
挺一禿幹千力萬氣如夜叉臂奇作也

柯九思題趙魏公竹石云石如飛白竹如櫛寫竹原於
八法同此論筆法之妙耳然合之東坡先有成竹力
追所見如兔起鶻落則神氣所奄筆法又不足言矣
柯九思寫竹必儗以古木煙梢霜樾森然與叢篠相映
亦有奇趣黃鶴山樵一幅四面皆竹而古木處中名

曰鐵網珊瑚世甚珍之

嘗見石本王維竹一竿畫竹之全體不為披拂顛撼之勢而灑然之韻自在

終日處喬松修竹之下未必能寫松與竹窮山傾崖亂松之塢祖幹孫枝縱橫交倚而後松之態畢獻矣荒江之濱沙磔之地叢篠生焉多而不刪孤而不益偃抑欹直各任其天而後竹無遁姿矣此厖馬萬足作曹將軍粉本自有超然領會處故也

新莽以方士蘇樂言起八風臺於宮中順風作液湯種
五梁禾於殿中先煮鶴髓瑇瑁犀玉二十餘物漬種
計粟斛成一金此黃帝穀仙之術唐相文饒用金玉
八寶煮湯飲而棄其滓言久服可長生此皆富貴已
極而橫作仙想者寧知仙經所云金漿玉液乃其自
身華池所生必絕葷血煙火而後可致耶

梅花在疎林秀石邊如王謝支許同入山陰丘壑其映
綺疏香箔則道蘊內庭吟絮令芬硯席攜辭野店溪

橋陶元亮遠社聞鐘銅瓶竹几卓臨印壚邊促膝得
風則列禦寇之揚裾着雨則郭林宗之折角雪中高
袁安之卧霞外澹樊女之粧總之韻格超奇秀入神
骨比之人倫但取勝流不容以男女老少及方內外
論也

又見王履吉畫一扇倣子久筆蒼秀老成不讓徵仲自
題云遠岸疎林斜日外春風碧水草堂前匡廬突兀
開屏障坐看銀河一道懸履吉短年藉令得如待詔

大耋安知不更揮灑大幅留人間乎

蔡林屋行狎書道美有逸韻詩亦清切余嘗見其書鹿
飲泉詩云老夫倦茅屋五日頭不沐侵晨東家子邀
我看新竹東風吹梅落忽見燒痕綠上山雲推人下
山泉躡足蒼鼠剥古栗白羊竄深谷丹竈雖生苔紫
巖尚堪宿渺渺人世間千載見遺躡當時僧不到今
日吏催促但恐有高節無處寄松菊七十二點青對

酒聊一劑

陸務觀會稽志載吳說傳朋跋閣立本畫蕭翼賺蘭亭圖云書生意氣揚揚有自得之色老僧口張不啞有失志之態執事二人其一噓氣上拂者其狀如生非善寫貌馳譽丹青者不能辦此上有三印其一內合同印其一大章漫滅難辨皆印以朱其一集賢院圖書印印以墨朱久則渝以故唐人間以墨印如王涯小章李德裕贊皇印皆印以墨此圖江南內庫所藏簪頂古玉軸猶是故物太宗皇帝初定江南以兵部

員外楊克遜知昇州時江南內府物封識如故克遜不敢啓封具以聞太宗悉以賜之此圖居第一品克遜蔡人寶此物傳五世以歸其子壻周氏周氏傳再世其孫穀藏之甚秘梁師成請以禮部牒易之不與後經擾攘穀將遠適以與同郡謝伋伋至建康為郡守趙明誠所借不還紹興元年七月望有攜此軸貨於錢塘者郡人吳說得之後見謝伋言舊有大牙籤後主親題刻其上云上品畫蕭翼籤今不存此畫宜

歸太宗御府而久落人間疑非所當寶有者說記

此畫常熟楊儀得之京師文徵仲跋之曰楊君夢羽得唐閻立本所畫蕭翼賺蘭亭圖雖已渝敝而精神猶存其筆畫秀潤有非近時名家所能者顧無題識可證他日閱會稽志見吳傳朋跋語其所記印章及古玉軸悉與此合因為錄於卷尾定為閻筆無疑嘉靖十九年歲在庚子十一月朔長洲文徵明書時年七十有一矣又七檜山房錄曰按傳朋曰此幅為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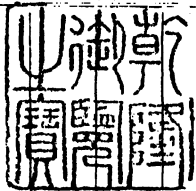
人謝伋得於周穀伋至建康為郡守趙明誠所有紹興元年有攜此卷貨於錢塘郡人吳說得之傳授次第追述甚明他日又見李易安所撰金石錄序云紹興辛亥春三月赴越在會稽卜移鍾氏舍忽一夕穴壁負簾去為吳說運使賤價得之者正此圖在其中也易安即明誠之妻傳朋即吳說字考其年月又無差繆二人所珍愛又在此幅渭南先生收入會稽志以為美談數百年後乃幸入余手可謂不偶然矣

此即夢羽筆也後此畫歸趙定宇先生今又更主矣
唐宰相善畫者不獨閻立本貞元中又有楊炎嘗為盧
黃門圖松石障雲物移動功參造化盧厯世寶之

王紹宗曰鄙人於書翰無深功由水墨積習恒精心率
意虛神靜思以取之又曰虞七亦不臨寫但心準目
想而已竹懶曰此非無臨摹乃沉精之極力索於平
時而神追於筆下耳

西蜀道士張素卿因孟昶生日進八仙圖八仙者李耳

容成董仲舒張道陵嚴君平李八百長壽葛永瓚也



六研齋筆記卷二